# 時病論

序

自來濟生之道莫大於醫非博覽羣書不足廣擴見聞非深明脈理無由動中肯綮近世淺陋者流僅閱俗書本草鈔記十數成方六經茫然氣候莫辨侈口自命曰知醫一臨證時幸而獲中誇功固無足怪不幸適增其劇變在俄頃自問何安醫慢云乎哉衢郡雷君少逸以醫學世其家名噪遠近爭相延者無虛日嘗來署診余脈談理至精且確立方投劑服之輒

效於此道誠三折肱矣心契者久之一日持是編問序於余披閱再四竊美其格承先志亟於濟時所有一切方書歷覽不可以數計妙能由博返約融會聖經賢訓采其名言要訣神明而變化之法古不泥乎古宜今不徇乎今凡先時伏氣當時新感後時餘患以至變證兼證錯雜時不一治亦不一旨宗內經法守長沙於醫林中讀書得間獨具隻眼編中立案用方瞭如指掌靡不盡美盡善所造非偶然也士君子

得志於時蒼生託命困則蘇之危則拯之灾患則捍衛而胥除之刻刻以民間疾苦爲念唯恐一夫不得其所至時值未達有心濟世權無所藉而扶持憫卹之懷實不能已則惟精醫一道有功德於民者匪淺少逸以布衣軫恤羣生屢痌瘝而深拯救猶復不没先志抒其心得著是書公諸世冀海內學道者同遵聖經隨時審證不至輕視民命由此夭札之患除俾斯世壽域同登太和翔洽昔陸宣公道在活人范文

正公志在濟衆燮理陰陽之功少逸不皆備之耶然則是書出其裨益於世者亦安有旣哉

光緒九年仲秋月儘先補用道知衢州府事前京畿道監察御史楚北劉國光賓臣氏拜序

序

余素未習岐黃而喜讀醫書諸家立法各異宗旨不同豈古今人時代前後各殊而病亦因之有異何古人之方施之於今而輒不合因悟四書中問仁問政衆矣夫子告之各因天資學力之高下淺深氣質之剛柔純駁未嘗執一說而概施也醫之道不當審其時因其人辨其受病之淺深而妄用方藥以冀一遇乎然而知此意者實少三衢雷子少逸先生精於醫

道名噪一時余自光緒初年以來六至柯城龔甥家覩雷子所開方藥輒中病始晤而訂交聆其緒論實能洞達經旨不泥古仍合乎法必審時而論其病因人定藥因病立方後出其所著時病論八卷讀之益知其學有淵源本自庭授天資學力尤能宗主長沙上究聖經之奧妙誠醫學之正宗救世之寶筏也今識付之剞劂公諸同道因問序於余余未涉藩籬烏足以序雷子之書但聞之喻西昌曰醫者意也能得

其意無論主溫補主滋陰主脾胃主解散古人之書皆供我之去取偏駁淨而良法存此書一出海內之知醫者可以無拘古不化之病初學者亦不敢有海捕雜施之誤其功豈不偉哉且書中時字之義大矣欲知其說者則司天在泉之說不必刪五運乘除之氣所必辨有先時而伏之病後時而乘之病立方之變動不居不猶是孔子之故進故退孟子之飲湯飲水之意乎自維譾陋敢以管窺蠡測之說仍以質之

雷子喬可

光緒九年癸未菊秋儘先選用知府　賞戴花翎前

內閣中書委署侍讀愚弟吳華辰拜撰

自序

甚矣醫道之難也而其最難者尤莫甚於知時論證辯體立法蓋時有溫熱涼寒之別證有表裏新伏之分體有陰陽壯弱之殊法有散補攻和之異設不明辨精確妄為投劑鮮不誤人然從古至今醫書充棟而專論時病者蓋寡豐因謹承先志不憚苦口而特暢其說焉豐先君別號逸仙好讀書喜吟咏嘗與武林許孝廉葉帆龍邱余孝廉元圃徐茂才月船酌

酒賦詩迭相唱和著有養鶴山房詩稿旣而棄儒從程芝田先生習岐黃術遂行道龍邱晚年嘗集古人諸醫書彙爲四十卷名曰醫博又自著醫約四卷書中多有發前人之未發者同人借鈔者衆無不稱善咸豐十年春鄰居虞拱辰明經助資勸登梨棗甫議刊而西匪竄擾於龍倉皇出走其書遂失是時豐父子同返柯城藪賊退仍覓原書於借鈔諸友處使數十年心血所萃不至湮沒無傳乃未及兩載 先君

溘然長逝噫禮云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豐求　先君手澤而不可復得淸夜自思未嘗不泫然流涕今僅留方案數百條皆隨侍時見聞所錄其中亦有論時病者悉以授之從學程曦江誠細加詳註編成四卷展誦之餘猶髣髴趨庭問答時也因憶　先君嘗謂豐曰一歲中雜病少而時病多若不於治時病之法研究於平日則臨證未免茫然無據豐謹誌之至今耿耿不忘嗟乎自　先君見背又二

十餘年矣豐歷覽諸家之書引伸觸類漸有心得每思出鄙論以問世俾世之知我者以匡不逮又自慚一介布衣才同襪線爲大雅所譏輒復中止奈同志者固請時病之論刺刺不休爰不揣譾陋將陰陽應象大論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痎瘧秋傷於溼冬生欬嗽八句經文爲全部綱領兼參先聖後賢之訓成一書以塞責首先論病論其常也其次治案治其變也竊謂能知其常

而通其變則時病不難治矣所望知時者按春溫夏熱秋涼冬寒之候而別新邪伏氣之病更審其體實體虛而施散補之法則醫道雖難能難其所難亦不見爲難願讀是書者之無畏難也是爲序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中秋前一日三衢雷豐少逸氏題於養鶴山房

## 凡例

一是書專爲時病而設、時病者、乃感四時六氣爲病之證也、非時疫之時也、故書中專論四時之病、一切瘟疫、概不載入、倘遇瘟疫之年、有吳又可先生書在、茲不復贅、

一諸論皆本內經諸賢之說、毫無杜撰、但內有先宗其論、後棄其方、或先駁其偏、後存其法、非既信又疑、蓋欲擇善而從、豐卽偶有一得、亦必自載明白、

俾閱者了然并以寓就正之意

一諸法皆豐所擬乃仿古人之方稍爲損益所用諸藥僉細心參究不敢隨意妄用以誤人每法之後又詳加解釋俾學者知一藥有一藥之用

一諸方悉選於先哲諸書以補諸法所不及但其中有過汗者過下者偏寒偏熱者不得不附鄙意於後非豐之敢妄議古人誠恐學者泥古方醫今病不知化裁致膠柱鼓瑟之誚

一諸案係豐臨證時所筆者每見古人之案載危病多載輕病少不知輕者危之漸故聖人有不忽於細必謹於微之訓所以危病輕病並載使醫者病者預知防微杜漸耳

一是書以陰陽應象大論八句經旨為綱集四時六氣之病為目總言之先聖之源分論之後賢之本

餘論附於卷末

時病論卷之一目錄

備用成方

喉痺急病　伏氣晚發

小序

稿甫成客有過而詰曰予何人斯積何學問敢抗顏著書以問世真所謂不知慚者矣豐笑而謝曰吾乃一介布衣未嘗學問成書數卷聊以課徒若云問世則吾豈敢客曰既云課徒自仲景以前有羲農軒伯以後有劉李朱張及諸大家之書不下數千百種就中堪爲後學法程者何可勝道予必亹亹焉著時病論以授受盡子之道亦不過一時醫也何許子之不

憚煩耶豐曰由予之言固非大謬而以時醫爲輕則又不然豐請陳其說焉子姑聽之夫春時病溫夏時病熱秋時病涼冬時病寒何者爲正氣何者爲不正氣暨勝氣復氣正化對化從本從標必按四時五運六氣而分治之名爲時醫是爲時醫必識時令因時令而治時病治時病而用時方且防其何時而變決其何時而解隨時斟酌此豐時病一書所由作也若夫以時運稱時醫則是時至而藥石收功時去而方

術因驗病者之命符乎醫者之運將不得乎時者即不得為醫而欲求醫者必先觀行運有是理乎然則豐於斯道業有二十餘年誠恐不克副時醫之名也予亦何病乎時醫言未畢客愀然改容恍然大悟作而言曰鄙人固陋幸聆子言將然若發朦矣客既退因述問答之辭弁諸簡端並質之世之識時者未知河漢豐言否也

少逸山人識於養鶴山房

# 時病論卷之一

安州劉賓臣先生鑒定

三衢雷　豐少逸手著

受業新安程曦錦雯
盈川江誠抱一　叅訂

## 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大意

經謂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是訓人有伏氣之爲病也、夫冬傷於寒、甚者卽病、則爲傷寒、微者不卽病、其氣伏藏於肌膚、或伏藏於少陰、至春陽氣開泄、

忽因外邪乘之觸動伏氣乃發又不因外邪而觸發者偶亦有之其藏肌膚者都是冬令勞苦動作汗出之人其藏少陰者都是冬不藏精腎臟內虧之輩此即古人所謂最虛之處便是容邪之處何劉松峯陳平伯諸公皆謂並無伏氣悖經之罪其可逭乎據豐論春時之伏氣有五曰春溫也風溫也溫病也溫毒也晚發也蓋春溫者由於冬受微寒至春感寒而觸發風溫者亦由冬受微寒至春

感風而觸發溫病者、亦由冬受微寒、寒釀為熱、至來春陽氣弛張之候、不因風寒觸動、伏氣自內而發、溫毒者、由於冬受乖戾之氣、至春夏之交、更感溫熱、伏毒自內而發、晚發者、又由冬受微寒、當時未發、發於清明之後、較諸溫病晚發一節也、此五者、皆由冬傷於寒、伏而不發、發於來春而成諸溫病者、當辨別而分治之、

程曦曰、推松峯與平伯、皆謂並無伏氣、有由來也、

一執雲笈七籤冬傷於汗之句、一執錢氏冬傷寒水之藏之文、殊不知兩家祇顧一面文章、全不顧春傷夏傷秋傷之訓、作何等解、思二先生天資高邁、亦受其蔽、不正其訛、反助其說、毋怪後之醫者、統稱暴感、恣用發散、羌防麻桂、逼汗劫津、誤人性命、固所不免、此不得不歸咎於作俑之人也、

## 春溫

考諸大家論春溫者、惟嘉言與遠公精且密矣、嘉言

以冬傷於寒、春必病溫為一例、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又為一例、既傷於寒、且不藏精、至春同時並發、又為一例、舉此三例、以論溫病、而詳其治、遠公所論都是春月傷風之見證、分出三陽若何證治、三陰若何證治、觀二家之論、可謂明如指掌、然宗嘉言、不合遠公、宗遠公不合嘉言、反使後人無從執法、其實嘉言之論、遵經訓分為三例、意在伏氣、遠公之論、皆係傷風見證、意在新感、總之春溫之病、因於冬受微寒、伏於

肌膚而不卽發、或因冬不藏精、伏於少陰而不卽發、皆待來春加感外寒、觸動伏氣乃發焉、卽經所謂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是也、其初起之證、頭身皆痛、寒熱無汗、咳嗽口渴、舌苔浮白、脈息舉之有餘、或弦或緊、尋之或滑或數、此宜辛溫解表法爲先、倘或舌苔化燥、或黃或焦、是溫熱已抵於胃、卽用涼解裏熱法、如舌絳齒燥、譫語神昏、是溫熱深踞陽明營分、卽宜清熱解毒法、以保其津液也、如有

手足瘛瘲、脈來弦數、是爲熱極生風、卽宜御熱息風法、如或昏憒不知人、不語如尸厥、此邪竄入心包、卽宜祛熱宣竅法、春溫變幻、不一而足、務在臨機應變可也、

## 風溫

風溫之病、發於當春厥陰風木行令之時、少陰君火初交之際、陳平伯謂春月冬季居多、春月風邪用事、冬初氣煖多風、風溫之病、多見於此、其實大爲不然、

不知冬月有熱渴咳嗽等證、便是冬溫、豈可以風溫名之、即按六氣而論、冬令如有風溫、亦在大寒一節、冬初二字大爲不妥、推風溫爲病之原、與春溫彷彿、亦由冬令受寒、當時未發、腎虛之體、其氣伏藏於少陰、勞苦之人、伏藏於肌膚、必待來春感受乎風、觸動伏氣而發也、其證頭痛惡風、身熱自汗、咳嗽口渴、舌苔微白、脈浮而數者、當用辛凉解表法、倘或舌絳苔黄、神昏譫語、以及手足瘈瘲等證之變、皆可仿春溫

變證之法治之

或問曰因寒觸動伏氣爲春溫初起惡寒無汗因風觸動爲風溫初起惡風有汗二病自是兩途豈可仿前治法答曰新感之邪雖殊伏藏之氣則一是故種種變證可同一治必須辨其孰爲勞苦之輩孰爲冬不藏精之人最爲切要試觀病勢由漸而加其因於勞苦者可知一病津液卽傷變證疊出其因於冬不藏精者又可知凡有一切溫熱總宜刻刻顧其津液

在陰虛者、更兼滋補爲要耳、 又問風溫之病、曷不遵仲景之訓爲圭臬、今觀是論、並未有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等證、豈非悖仲景之旨以爲醫乎、曰此仲景論風溫誤治之變證也、非常證也、曰常證何、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此常證也、 又問平伯論風溫一十二條、總稱暴感時氣、肺胃爲病、鞠通雜於諸溫條中分治三焦、試問以平伯爲然、抑亦以鞠通爲然、曰總宜

遵內經冬傷於寒、春必病温之論、庶乎宜古宜今、見肺胃之證、即爲肺胃之病、見三焦之證、即爲三焦之病、非宜印定可也、 又問春温風温、皆有伏氣爲病、今時醫每逢春令見有寒熱咳嗽、並無口渴之證、便言風温可乎、曰、可、蓋春令之風、從東方而來、乃解凍之温風也、謂風温者、未嘗不可耳、其初起治法、仍不出辛凉解表之範圍也、

温病

嘗讀介賓之書，謂溫病卽傷寒，治分六要五忌；又可之書，謂溫病卽瘟疫，治法又分九傳。殊不知傷寒乃感冬時之寒邪，瘟疫乃感天地之厲氣，較之伏氣溫病，大相徑庭，豈可同日而語哉。推溫病之原，究因冬受寒氣，伏而不發，久化為熱，必待來年春分之後，天令溫煖，陽氣弛張，伏氣自內而動，一達於外，表裏皆熱也。其證口渴引飲，不惡寒而惡熱，脈形愈按愈盛者是也。此不比春溫外有寒邪，風溫外有風邪，初起

之時、可以辛溫辛涼、是病表無寒風、所以忌乎辛散、若誤散之、則變證蜂起矣、如初起無汗者、祇宜清涼透邪法、有汗者、清熱保津法、如脈象洪大而數、壯熱譫妄、此熱在三焦也、宜以清涼蕩熱法、倘脈沉實、而有口渴譫語、舌苔乾燥、此熱在胃腑也、宜用潤下救津法、凡溫病切忌辛溫發汗、汗之則狂言脈躁不可治也、然大熱無汗則死、得汗後而反熱脈躁盛者亦死、又有大熱、脈反細小、手足逆冷者亦死、或見痙搐

昏亂、脉來促結沉代者皆死、醫者不可不知、

劉松峯曰、雲笈七籤中引作冬傷於汗甚妙、葢言冬時過暖、以致汗出、則來年必病溫、余屢驗之良然、冬日嚴寒、來春並無溫病、以其應寒而寒、得時令之正故耳、且人傷於寒、豈可稽留在身、俟踰年而後發耶、

豐按冬傷於汗、汗字欠妥、松峯反贊其妙、既謂冬傷於汗、試問春夏秋三時所傷爲何物耶、又謂冬時過暖、來年病溫、此說是有伏氣、又謂人傷於寒、

豈可稽留此說又無伏氣片幅之中如此矛盾誠為智者一失耳

溫毒

溫毒者由於冬令過暖人感乖戾之氣至春夏之交更感溫熱伏毒自內而出表裏皆熱又有風溫溫病冬溫誤用辛溫之劑以火濟火亦能成是病也其脈浮沉俱盛其證心煩熱渴咳嗽喉痛舌絳苔黃宜用清熱解毒法加甘草桔梗治之然有因溫毒而發斑

發疹發頤喉腫等證、不可不知、蓋溫熱之毒、抵於陽明、發於肌肉而成斑、其色紅爲胃熱者輕也、紫爲熱甚者重也、黑爲熱極者危也、鮮紅爲邪透者吉也、當其欲發未發之際、宜用淸涼透斑法治之、如斑發出、神氣昏蒙、加犀角元參治之、心法云、疹發營分、營主血、故色紅、棒喝云、邪鬱不解、熱入血絡而成疹、疹亦紅輕紫重黑危也、雖然邪鬱未解、熱在營分、但其溫毒已發皮毛、與斑在肌肉爲大異、蓋肺主皮毛、胃主

肌肉、所以古人謂斑屬足陽明胃病、疹屬手太陰肺病、疆界攸分、不容混論、鞠通混而未别、虚谷已駁其非、洵無謬也、當其欲發未發之時、速用辛凉解表法、加細生地蒸豆衣治之、甚者加青黛連翹治之、又有温熱之毒、協少陽相火上攻、耳下硬腫而痛、此爲發頤之病、頤雖屬於陽明、然耳前耳後皆少陽經脈所過之地、速當消散、緩則成膿爲害、宜内服清熱解毒法、去洋參麥冬、加馬勃青黛荷葉治之、連面皆腫、加

白芷、漏蘆、腫硬不消、加山甲、皂刺、外用水仙花根、剝去赤皮與根鬚、入臼搗爛、敷於腫處、乾則易之、俟膚生黍米黃瘡爲度、又有溫熱之毒、發越於上、盤結於喉、而成腫痺、內經云、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一陰者、手少陰君火也、一陽者、手少陽相火也、二經之脈并絡於喉、今溫毒聚於此間、則君相之火並起、蓋火動則生痰、痰壅則腫、腫甚則痺、痺甚則不通而死矣、急宜去痰逃以開其喉、繼以清熱解毒法、去洋參麥冬、

加蘆根桔梗牛蒡射干治之、溫毒之病、變證極多、至於斑疹喉痺、時恆所有、故特表而出之。

## 晚發

晚發者、亦由冬令受寒、當時未發、發於來年清明之後、夏至以前、較之溫病晚發一節、故名晚發病也、其證頭痛發熱、或惡風惡寒、或有汗無汗、或煩躁、或口渴、脉來洪數者是也、亦當先辨其因寒因風而觸發者、始可定辛溫辛涼之法而治之、但其最受之伏寒、

必較溫熱之伏氣稍輕、峻劑不宜孟浪、如無風寒所觸者、仍歸溫病論治、此宜清涼透邪法、加蟬衣梔殼治之、如有變證、可仿諸溫門中、及熱病之法治之、但是病與秋時之晚發、相去雲泥、彼則夏令之伏暑而發於秋、此則冬時之伏氣而發於春、慎勿以晚發同名、而誤同一治耳、

或問曰、細考風溫春溫、發於大寒至驚蟄、溫病溫毒、發於春分至立夏、界限雖分、然與內經先夏至日爲

病溫不相符節何獨晚發一病發於清明之後夏至以前偏與內經珀合何也答曰大寒至驚蟄乃厥陰風木司權風邪觸之發爲風溫初春尚有餘寒寒邪觸之發爲春溫春分至立夏少陰君火司令陽氣正升之時伏氣自內而出發爲溫病溫毒晚發仍是溫病不過較諸溫晚發一節也以上五證總在乎夏至之先誠與內經先夏至日爲病溫皆不柄鑿矣

擬用諸法

辛溫解表法

治春溫初起、風寒寒疫、及陰暑秋凉等證、

防風一錢五分　桔梗一錢五分　杏仁一錢五分去皮尖研

廣陳皮一錢　淡豆豉三錢

加葱白五寸煎

是法也、以防風桔梗、祛其在表之寒邪、杏子陳皮、開其上中之氣分、淡豉葱白、卽葱豉湯、乃肘後之良方、用代麻黃通治寒傷於表、表邪得解、卽有伏

氣、亦冀其隨解耳、

凉解裏熱法

治溫熱內熾、外無風寒、及暑溫冬溫之證、

鮮蘆根五錢　大豆卷三錢　天花粉二錢

生石膏四錢　生甘草六分

新汲水煎服

溫熱之邪、初入於胃者、宜此法也、蓋胃爲陽土、得凉則安、故以蘆根爲君、其味甘、其性凉、其中空、不

但能去胃中之熱、抑且能透肌表之邪、誠涼而不滯之妙品、大勝尋常寒藥、佐豆卷之甘平、花粉之甘涼、並能清胃除熱、更佐石膏涼而不苦、甘草瀉而能和、景岳名爲玉泉飲、以其治陽明胃熱有功、凡寒涼之藥、每多敗胃、惟此法則不然、

清熱解毒法

治溫毒深入陽明、刦傷津液、舌絳齒燥、

西洋參三錢　大麥冬三錢去心　細生地三錢

元參一錢五分　金銀花二錢　連翹二錢去心

加菉豆三錢煎服

此法治温熱成毒、毒、即火邪也、温熱旣化爲火、火未有不傷津液者、故用銀翹菉豆、以清其火而解其毒、洋參麥冬、以保其津、元參細地、以保其液也、

却熱息風法

治温熱不解、刼液動風、手足瘛瘲、

大麥冬五錢去心　細生地四錢　甘菊花一錢

羚羊角二錢　鈎藤鈎五錢

先將羚羊角煎一炷香再入諸藥煎

凡溫熱之病、動肝風者、惟此法最宜、首用麥冬細地、清其熱、以滋津液、菊花羚角、定其風而甯抽搐、佐鈎藤者、取其舒筋之用也、

祛熱宣竅法

治溫熱溼溫冬溫之邪、竄入心包、神昏譫語、或不語、舌苔焦黑、或笑或痙、

連翹三錢去心　犀角一錢　川貝母三錢去心

鮮石菖蒲一錢

加牛黃至寶丹一顆去蠟殼化冲

是法治邪入心包之證也、連翹苦寒、苦入心、寒勝熱、故瀉心經之火邪、經曰、火淫於內、治以鹹寒、故兼犀角鹹寒之品、亦能瀉心經之火邪、凡邪入心包者、非特一火、且有痰隨火升、蒙其清竅、故用貝母清心化痰、菖蒲入心開竅、更用牛黃至寶之大

力、以期救急扶危於俄頃耳、

辛凉解表法

治風溫初起、風熱新感、冬溫襲肺咳嗽、

薄荷一錢五分　蟬退一錢去足翅　前胡一錢五分

淡豆豉四錢　瓜蔞殼二錢　牛旁子一錢五分

煎服如有口渴再加花粉

此法取乎辛凉、以治風溫初起、無論有無伏氣、皆

可先施、用薄荷蟬退、輕透其表、前胡淡豉、宣解其

風、葉香巖云、溫邪上受、首先犯肺、故佐蔞殼牛蒡開其肺氣、氣分舒暢、則新邪伏氣、均透達矣、

清涼透邪法

治溫病無汗、溫瘧渴飲、冬溫之邪內陷、

鮮蘆根五錢　石膏六錢煨　連翹三錢去心

竹葉一錢五分　淡豆豉三錢　菉豆衣三錢

水煎服

此治溫病無汗之主方、其伏氣雖不因風寒所觸

而發、然亦有有汗無汗之分、無汗者宜透邪、有汗者宜保津、一定之理也、凡清涼之劑、涼而不透者居多、惟此法清涼且透、蘆根中空透藥也、石膏氣輕透藥也、連翹之性升浮、竹葉生於枝上、淡豆豉之宣解、菉豆衣之輕清、皆透藥也、伏邪得透、汗出微微、溫熱自然達解耳、

清熱保津法

治溫熱有汗、風熱化火、熱病傷津、溫瘧舌苔變黑、

連翹去心三錢　天花粉二錢　鮮石斛三錢
鮮生地四錢　麥冬去心四錢　參葉八分

水煎服

此治溫熱有汗之主方、汗多者、因於裏熱薰蒸、恐其傷津損液、故用連翹花粉、清其上中之熱、鮮斛鮮地、保其中下之陰、麥冬退熱除煩、參葉生津降火、

清涼蕩熱法

治三焦溫熱、脈洪大而數、熱渴譫妄、

連翹四錢去心　西洋參二錢　石膏五錢煅

生甘草八分　知母二錢鹽水炒　細生地五錢

加粳米一撮煎服

是法也以仲聖白虎湯爲主、治其三焦之溫熱也、連翹洋參、清上焦之熱以保津、膏甘粳米、清中焦之熱以養胃、知母細地、瀉下焦之熱以養陰、

潤下救津法

治熱在胃府脈沉實有力壯熱口渴舌苔黃燥

熟大黃四錢　元明粉二錢　粉甘草八分

元參三錢　麥冬四錢去心　細生地五錢

流水煎服

陽明實熱之證當用大小承氣急下以存津液但受濕熱之病弱體居多雖有是證不能遽用是藥故以仲聖調胃承氣爲穩且芒硝改爲元明粉取其性稍緩耳合用鞠通增液湯方更在存陰養液

之意、

清凉透斑法

治陽明温毒發斑、

石膏五錢煨用　生甘草五分　銀花三錢

連翹三錢去心　鮮蘆根四錢　豆卷三錢井水發

加新荷錢一枚煎服如無用乾荷葉三錢亦可

凡温熱發斑者、治宜清胃解毒爲主、膏甘治之以清胃、銀翹治之以解毒、更以蘆根豆卷透發陽明

之熱荷錢者即初發之小荷葉也亦取其輕升透發之意熱勢一透則斑自得化矣

備用成方

葳蕤湯

治風温初起六脉浮盛表實壯熱汗少者先以此方發表

葳蕤　白微　羌活　葛根

麻黄　川芎　木香　杏仁

石膏　甘草

共十味水煎日三服

豐按風温之病、因風觸發、發熱有汗、不可汗之、今謂汗少者、風必兼寒可知、故兼用羗葛麻黃、倘汗多者、不宜須用、如春温之病、因寒觸發、熱重無汗、體素盛者、此方權可用之、弱者尚嫌太猛耳、

銀翹散

治風温温病冬温等證、

金銀花　連翹　苦桔梗　薄荷

荆芥穗　淡豆豉　牛蒡子　竹葉

生甘草

鮮蘆根湯煎服

小定風珠方

治温病厥而且呃脉細而勁者

生龜版　真阿膠　淡菜　雞子黄

加童便一杯冲服

大定風珠方

治溫熱爍陰、或誤表妄攻、神倦瘛瘲、脈氣虛弱、舌絳苔少、時時欲脫者、

大生地　生白芍　眞阿膠　麥冬

生龜版　生鱉甲　生牡蠣　雞子黃、

火麻仁　五味子　炙甘草

水煎服

豐按以上三方、皆鞠通先生所製銀翹散、方極輕

雲風溫冬溫初起者用之每多應手至於大小定風珠似乎膩滯非脈證審確不可輕用

消毒犀角飲

治風熱之毒喉腫而疼發斑發疹

防風　荊芥　牛蒡子　甘草

犀角

水煎服如熱盛加連翹薄荷黃芩黃連

連翹敗毒散

治時毒發頤

連翹　天花粉　牛旁子　柴胡

荆芥　防風　升麻　桔梗

羌活　獨活　紅花　蘇木

川芎　歸尾　粉甘艸

水煎服如兩頤連面皆腫加白芷漏蘆堅腫不消

加皂刺穿山甲大便燥結加酒炒大黃

犀角地黃湯

治胃火熱盛、陽毒發斑、吐血衄血、

大生地　生白芍　牡丹皮　犀角

水煎服熱甚如狂者、再加黃芩

三黃石膏湯

治傷寒溫毒、表裏俱盛、或已經汗下、或過經不解、三焦大熱、六脉洪盛、及陽毒發斑、

黃連　黃芩　黃柏　石膏

梔子　麻黃　淡豆豉

加薑棗細茶入煎熱服、

涼膈散

治温熱時行、表裏實熱、及心火亢盛、目赤便閉、胃熱發斑、

連翹　梔子　黃芩　薄荷

大黃　芒硝　甘艸

加竹葉煎服一方加白蜜一匙

豐按以上五方、皆治時風温熱之毒而成發斑發

疹發頤喉腫等證在體實者皆可施之虛者俱宜酌用

九味羌活湯

治感冒四時不正之氣傷寒傷風溫病熱病

羌活　防風　細辛　蒼朮

川芎　白芷　黃芩　生地

甘草

加生薑葱白煎

豐按張元素製是方者、必欲人增減用之、如傷寒傷風初起者、黃芩生地斷斷難施、溫病熱病初發者、羌細蒼防、又難輒用、可見醫方不能膠守、此所謂能使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

## 臨證治案

### 春溫過汗變症

城東章某、得春溫時病、前醫不識、遂謂傷寒、輒用荊防羌獨等藥、一劑得汗、身熱退清、次劑罔靈、復

熱如火、大渴飲冷、其勢如狂、更醫治之、謂爲火證、竟以三黃解毒爲君、不但熱勢不平、更變神昏瘛瘲、急來商治於豐、診其脈、弦滑有力、視其舌、黃燥無津、豐曰、此春溫病也、初起本宜發汗、解其在表之寒、所以熱從汗解、惜乎繼服原方、過汗遂化爲燥、又加苦寒遏其邪熱、以致諸變叢生、當從邪入心包肝風內動治之、急以祛熱宣竅法、加羚角鉤籐、服一劑、瘛瘲稍定、神識亦清、惟津液未回、唇舌

尚燥守舊法除去至寶菖蒲加入沙參鮮地連嘗三劑諸恙咸安

春溫甫解幾乎誤補

三湘劉某之子忽患春溫熱渴不解計有二十朝來始延豐診脈象洪大鼓指舌苔灰燥而乾即以涼解裏熱法治之次日黎明復來邀診詢其處見几上先有藥方二紙一補正回陽一保元斂汗劉曰昨宵變證故延二醫酌治未識那方中肯即請

示之、豐曰、先診其脈再議、劉某伴至寢所、見病者覆被而臥、神氣尚清、汗出淋漓、身涼如水、六脈安靜、呼吸調勻、豐曰、公弗懼、非脫汗也、乃解汗也、曰、何以知之、曰脈靜身涼、故知之也、倘今見汗防脫、投以溫補、必阻其既解之邪、變證再加、遂難治矣、橘梓仍信豐言、遂請疏方、思邪方解之秋、最難用藥、補散溫涼、概不可施、姑以蔞皮暢其氣分、俾其餘邪達表、穭豆衣以皮行皮、使其蟲透肌膚、蓋汗

爲心之液、過多必損乎心、再以柏子茯神養其心也、加沙參以保其津、細地以滋其液、米仁甘草、調養中州、更以浮小麥養心斂汗、連服二劑、肢體回溫、汗亦收住、調治半月、起居如昔矣、

或問曰、先生嘗謂凡學時病、必先讀仲景之書、曾見傷寒論中、漏汗不止而用附子、今見大汗身涼、而用沙參細地、能不令人駭然、請詳其理、答曰、用附子者、其原必寒、其陽必虛、今用沙地者、其原乃

溫其陰乃傷一寒一溫當明辨之又問春溫之病因寒觸動豈無寒乎曰子何迂也須知溫在內寒在外今大汗淋漓即有在外之寒亦當透解故不用附子以固其陽而截其既解溫邪之路用沙地以滋津液而保其既傷肺腎之陰若執固陽之法必使既散之邪復聚子知是理乎

風溫入肺胃誤作陰虛腻補增劇

雲岫孫某平素清癯吸煙弱質患咳嗽熱渴計半

月矣、前醫皆以爲陰虛肺損、所服之藥、非地味阿膠、即沙參款麥、愈治愈劇、始來求治於豐、按其脈、搏大有力、重取滑數、舌絳苔黃、熱渴咳嗽、此明是風溫之邪、盤踞肺胃、前方盡是滋膩、益使氣機閉塞、致邪不能達解、當暢其肺、清其胃、用辛涼解表法、加蘆根花粉治之、服二劑、胸次略寬、咳亦暢快、氣分似獲稍開、復診其脈稍緩、但沉分依然、舌苔化燥而灰、身熱如火、口渴不寐、此溫邪之勢未衰、

津液被其所劫也、姑守舊法減去薄荷、加入石膏知母服至第三劑、則肌膚微微汗潤、體熱退清、舌上津囘、脈轉緩怠、繼以調補、日漸而安、

## 風溫誤補致死

里人范某、患風溫時病、藥石雜投、久延未愈、請豐診視、視其形容憔悴、舌苔尖白根黃、脈來左弱右强、發熱纏綿不已、咳嗽甚勤、痰中偶有鮮紅、此乃賦稟素虧、風溫時氣未將、久化爲火、刑金劫絡、理

當先治其標、後治其本、遂以銀翹散、去荊芥桔豉、加川貝蟬蛻、此雖治標、實不礙本、倘見血治血、難免不入虛途、病者信補、不服、復請原醫、仍用滋陰凉血補肺之方、另服人參燕窩、不知溫邪得補益不能解、日累日深、竟成不起、嗚呼、醫不明標本緩急、誤人性命、固所不免矣、

風溫夾溼

南鄉梅某、望七之年、素來康健、微熱咳嗽、患有數

朝、時逢穀雨方興、猶是勤耕綠野、加冒春雨、則發
熱忽熾、咳嗽頻頻、口渴不甚引飲、身痛便瀉、有謂
春溫時感、有言漏底傷寒、所進之方、僉未應手、延
豐診治、按其脈濡數之形、舌苔黃而且膩、前恙未
除、尤加胸悶溺赤、此係風溫夾濕之證、上宜淸暢
其肺、中宜溫化其脾、以辛涼解表法、去蔞殼、加葛
根蒼朮神麴陳皮治之、服二劑身痛已除、便瀉亦
止、惟發熱咳嗽、口渴喜涼、似乎客邪已解、溫熱未

清、當步原章、除去蒼朮神麯、加入紹貝蔞根、蘆根甘草、疊進三劑、則咳嗽漸疎、身熱退淨、復診數次、諸恙若失矣、

胃虛溫病

海昌張某、於暮春之初、突然壯熱而渴、曾延醫治、皆未中機、邀豐診之、脈駛而躁、舌黑而焦、述服柴葛解肌、及銀翹散、毫無應驗、推其脈證、溫病顯然、刻今熱勢炎炎、津液被劫、神識糢糊、似有逆傳之

局急用石膏知母、以袪其熱、麥冬鮮斛、以保其津、連翹竹葉、以清其心、甘草粳米、以調其中、服之雖有微汗、然其體熱未衰、神識略清、舌苔稍潤、無如又加呃逆、脈轉來盛去衰、斯溫邪未清、胃氣又虛竭矣、照前方增入東洋參刀豆殼、服下似不齟齬、遍體微微有汗、熱勢漸輕、呃逆亦疎、脈形稍緩、繼以原法、服一煎、諸恙遂退、後用金匱麥門冬湯爲主、調理匝月而安、

胃實温病

山陰沈某、發熱經旬、口渴喜冷、脈來洪大之象、舌苔黃燥而焦、豐曰、此温病也、由伏氣自內而出、宜用清涼透邪法、去淡豉竹葉、裝豆衣、加杏仁蔞殼花粉甘草治之、服一劑、未中肯綮、更加譫語神昏、脈轉實大有力、此温邪熾盛、胃有燥屎昭然、改用潤下救津法、加杏霜枳殼治之、午前服下、至薄暮腹內微疼、先得矢氣數下、交子夜始得更衣、有堅

燥黑屎十數枚、繼下溏糞、色如敗醬、臭不可近、少
頃遂熱寐矣、鼾聲如昔、眉熱漸平、至次日辰牌方
醒、醒來腹內覺饑、啜薄粥一碗、復脈轉爲小軟、舌
苔已化、津液亦生、豐曰病全愈矣、當進清養胃陰
之藥、服數劑精神日復耳、

程曦曰、斯二症皆是溫病、見證似乎相仿、一得人
參之力、一得承氣之勳、可見學醫宜參脈證、一加
呃逆、脈轉洪形、便知其爲胃氣之虛、一加譫語、脈

轉實大便知其爲胃氣之實論其常證相去不遠見其變證虛實攸分臨證之秋若不辨其孰虛孰實焉能迎刃而解耶

有孕發斑

建德孫某之妻懷胎五月忽發溫毒之病延豐診之已發斑矣前醫有用辛溫發散有用補養安胎不知溫毒得辛溫愈熾得補養彌盛是以斑勢益張壅滯肌肉而發爲斑其色紫者胃熱盛也脈數

身熱、苔黃而焦、此宜解毒清斑、不宜專用安補、遂
以石膏蘆根、透陽明之熱、黃芩鮮地、清受灼之胎、
佐連翹甘草以解毒、荷葉以升提、服一帖身熱稍
清、斑色退淡、惟脈象依然、數至舌苔未見津回、仍
守舊章、重入麥冬、少增參葉、繼服二帖、諸恙盡退、
後用清補之法、母子俱安、

## 溫毒發疹

古越胡某之郎、年方舞象、忽患熱渴咳悶、甫半月

矣前醫罔效病勢日加沉重遣人延豐診治詢其厲所先看服過三方皆是沙參麥冬桑皮地骨清金止咳等藥審其得病之時始則發熱咳嗽今更加之胸悶矣診其脈兩寸俱數此明係溫熱之毒盤踞於上初失宣氣透邪之法頓使心火內爍肺金受刑葢肺主皮毛恐溫毒外聚膚腠而發爲疹遂令解衣閱之果見淡紅隱隱乘此將發未透之際恰好輕清透劑以治之宜以辛涼解表法去蔞

殼、加荷葉蔾豆衣西河柳葉、服下遂鮮紅起粒、再服漸淡漸疎、而熱亦減、咳亦平、繼以淸肅肺金之方、未及一旬、遂全瘥耳、

喉痺急證

城東陳某之室、偶沾溫毒而成喉痺、來邀診治、見其頸腫牙閉、不能納食、惟湯水略爲可嚥、脈象浮中不着、沉分極數、豐曰此溫毒之證、過服寒涼、則溫毒被壓、益不能化、索前方一閱果然、據愚意理

當先用溫宣、解其寒凉藥氣、俟牙鬆腫減、而後以凉劑收功、滿座皆曰然、遂以穀精紫菀開其喉痺、薄荷荆芥宣散風邪、橘紅快膈化痰、甘草瀉火解毒、桔梗載諸藥之性在上、仍能開暢咽喉、細辛治喉痺有功、且足少陰本藥、以少陰之脈循喉嚨也、速令煎嘗、另用玉鑰匙、即馬牙硝錢半、蓬砂五分、殭蠶三分、大坭冰片一分、擂細吹喉、令涎多出、自日晡進藥、至二更時候、牙關略展、忽作咳嗽連聲、

次日復邀診視、告以病情、豐曰、有生機也、脈形稍起、苔色純黃、此溫毒透達之象、改以元參細地紹貝牛蒡參葉射干大洞果金果欖等藥、連進三劑、頸腫盡消、咽喉暢利、咳嗽亦漸愈矣、

或問曰、觀先生數案、皆用法而不用湯、嘗見古人治斑疹頤喉、皆不出吳氏舉斑湯、錢氏升葛湯、活人玄參升麻湯、東垣普濟消毒飲等方、方內皆用升麻、竊思斑疹賴其透發、頤喉藉其升提、今先生

舍而不用者、是何意也、答曰、吳淮陰云、升騰飛越太過之病、不當再用升提、說者謂其引經、亦愚甚矣、誠哉非謬也、豐深有味乎斯言、即遇當升透之病、莫如荷葉桔梗爲穩、升麻升散力速、他病爲宜、於斑疹頤喉、究難用耳、

伏氣晚發

若耶趙某、頗知醫理、偶覺頭痛發熱、時或惡風、自以爲感冒風邪、用辛溫散劑、熱勢增重、來延於豐、

脈象洪滑而數、舌根苔黃、時欲煩躁、口不甚渴、豐曰、此晚發證也、不當辛散、宜乎清解之方、病者凭爾而笑、即謂晚發在乎秋令、春時有此病乎、見其几上有醫書數種、內有葉香巖醫效秘傳、隨手翻出使閱、閱之而增愧色、遂請賜方、以辛涼解表法、加蘆根豆卷治之、連服三煎、一如雪污拔刺、諸恙咸瘳、

# 時病論卷之二目錄

備用成方

風溼兩感　風溼誤爲風溫

產後寒疫　時行寒疫